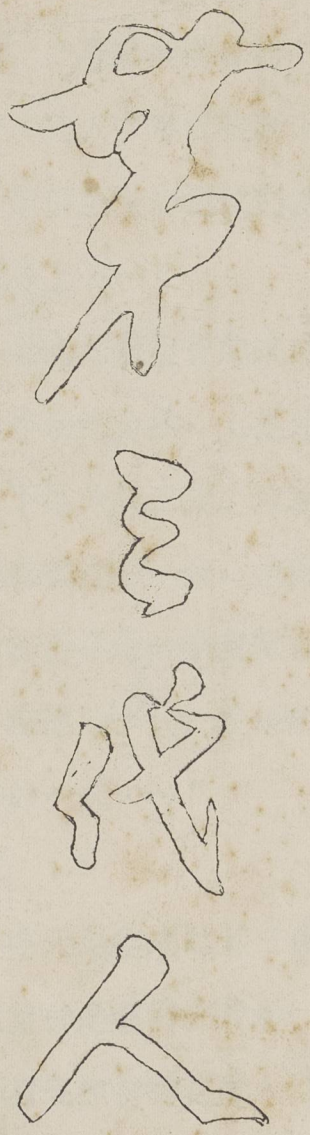

83.1

SINOL.
UNPO
107a

第 三 代 人

——代 序

·北望·

必须记住

1、起点："早熟的向日葵"

尽管"第三代人"可以在以下找到其出处：

甲"……帝国主义者把他们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人第四代人身上……"

乙"……动乱之后生长起来的一代。是最为悲惨的一代……"。以十年动乱为界。上界为第一代。动乱中成熟的一代为第二代。下界为第三代。这就是第三代人的年龄含义。

丙"永远存在这样一代。他们还没有踏入社会所以他们热血沸腾。仿佛世界是一个空舞台。等着他们的表演。"

丁"……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思索的一代。沉默的一代。痛苦的一代……"

戊。等等。

2、但是今天站起来的第三代人这样说：

"我们注重的是我们在行动！"

以主人的勇气和精神直面人世的第三代人。历史地并且自觉地承担着复兴民族的重托。

我们深知，今天的社会，不是几句激昂的论语就能燃烧起社会成员反城的热情而且狂飙突起的时代，一场中世纪的

颂歌飘渺和静止以后、众人开始沉默。

在史诗般沉思的年代里，一股阴暗的格言，“人是玩物、人没有价值，人就是宗教的殉葬品，社会是一个愚弄人本身和人的尊严的官殿”。就这样，社会责任感遭受模糊陷于平庸的个人生活以致追寻自身的完善被提高到首要位置，而且社会旧有的惯性被“合理的利己主义”平静竞技的动力所代替。这就是动乱的反动和弥补。

但是第三代人从废墟上站立起来，在史诗般沉思的年代里突出，贯注着强烈的责任行动。

以我们的热烈和集聚制止这种呆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炸弹。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她的震颤：这一个古老的幽灵，这个民族魂！

3、因为我们象一个民族一样发问：

“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4、而且第三代人的真正含义是作为主人的一代的集聚并且行动。第三代人不只是活跃在诗的领地！

诗人，象旗手一样最先站立起来，作为一代人的标志！

诗人，以自己的敏锐和激情成为第三代人的号角！

在整个社会的一切领域，突起的我们将以自己的炽热的责任和行动展示才能和不屈不挠。

第三代人将以自己使这块土地和这个古老的民族自豪！

目　录

早熟的向日葵……许坤　0
随想（四首）……赵野　1
一个汉子……翔　14
讲个故事吧……翔　15
去年夏天，那彩色的玻璃……翔　16
偶像……牛荒　17
另一种回归……郑欣　18
博士……唐亚萍　20
透视：L·S……康柱　22
城墙……北望　24
思想者 w X……牛荒　28
叼着夕阳的狼（散文诗）……欲尖　29
雪，一个童话……王琳　31
绿色的小屋子……小谷　32
回声，那一天……小谷　32
故乡……晓波　33
人的一天……向永生　38
残草……沙亚瑟　39
蝴蝶的　花衣……李从国　40
印第安人……翔　40
男子……翔　41
到海边去……闲梦　42
野鸟……晓波　44
无题……北望　45

成都市大学生诗歌艺术联合会

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

早熟的向日葵

济坤

夏天说过“能成熟的都成熟吧”！
于是，在一个火样的夏天里
我以失望和痛苦为代价
换来了一个身体托不住的思想
象原野上一棵早熟的向日葵

我谨慎地去秋天报到
看到了，我看到同伴惊异的目光——
整天在枝头啼秋的青绿色小鸟
也会有一个铅样的忧伤？

怎能立阿，昔日的热烈追求
如今我已深沉地面对生养我的大地
为不失去过分深沉的爱
我失去了天真
为不再失去
我勇敢地叩拜在秋神的脚底……
夏天对秋天说：“收下它吧！
留住它的深沉、不驯和敏捷吧！”

随想

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语言

奥·埃利蒂斯

第一首

所有浸透月光冰凉的绝
最后一线[illegible]并且苍白地席木
不是沉默而我的沉思
不是沉默把我引向城墙
荒凉的废墟上，我的苦痛
同鸽子一起越越天空
超越无垠，在营昏
一丛一丛攀沿的藤萝
同夕光一起
交织永恒和凝思
语言死了
又是苦涩又是苦涩
我想，在春天的时候
爱情一定很柔软

但是山岗涨起绿色的风帆
回声浑厚地扩展
在不可解释的石碑上
一道遥远遥远的溪水
漫不经心地流过
断崖上浅起
稀稀拉拉的絮语

最后一缕凉风掠过
我的沉思，而我的沉思
是文字是刻在甲骨上的文字
少女乳房一样丰满

我将哭泣即使我不喜欢哭泣
即使土地的线条粗犷而优美
牧着鹅群的孩子无忧无虑
宁静不是追逐河水的水鸟
不是被冷落的草垛
在痛苦冷却后
我将走进密林即使我也将走进密林
接受草莓和树枝的祝福
接受小鹿的亲昵

象接受爱情即使我永远也没有爱情
而当最后一小片天空也被喧嚣填满
被失败和旗帜的碎片填满
如果你喜欢深沉
我就不再说一句话
等候鸟回来
等男人们不可阻挡地坚强
花朵就是花朵
等辽阔的眼光从远古画过
同陨石一起归宿
等黄昏之风
和道路一样酒脱地纵横交错
和道路一样随随便便地
伸出去，方向就是方向
一支歌在远处唱起
它就是一支歌在远处唱起
被晚归的牛群牵进夕阳

除了我不属于我自己
一切都属于我
连那些柔嫩的胡须

那个支离破碎的理想
和那次草率的初恋
在血和泪的真诚被一千次嘲笑
在果实累累的纯洁愿望一千次失望
而我还是我自己，太阳依旧年轻
那么——你们都崩溃吧
我将高声地笑然后旋风一样挺进

第二首

而且我的心是红色沙丘是东方的面貌
是扶桑树的叶脉，太阳升起，无比的激流流淌
所有的森林都以温柔和翠绿掩盖热情
沉淀为湖泊，一束束淡蓝色的长发
在月光喃喃中掘过犁鹫不驯的旷野
成为梦的象征，我的翡翠鸟，在清晨和黄昏
飞过每一个窗口并且祝福
飞过每一个窗口并且祝福

我认识每一块石头，每一块石头都是一个故事
我的祭祀是烧起篝火，烧起篝火并且唱歌

而且我的热爱是成熟的果子，涨起潮汐

天空的辽阔和蔚蓝就是我的奉献
一片净土，纯净得象一片月亮，只有鲜花
只有鲜花铺满小路，通向宁静
可是你们，你们为什么不更早醒来
走出屋子，走出几千年饱经风霜的浓荫
高原的手，山岗的手，绿满神采飞扬的早晨
一万条金色的小溪从云朵上泻下，唱起情歌
无数少女沐浴绚丽，裸露崇高的美
一颗颗闪闪发光的蓝宝石，呈洁而透明
可是你们，你们为什么不更早醒来
每片晨酿和阳光也是我的热爱
而且我的热爱是没过这片土地呀
这祖先的馈赠，无论充实程富有
我爱穷泥土下的骚动，那是青春的骚动
看着风梳理田垄，象梳理爱人的发辫
我的故乡就是一个最普通的村子
河流淌过，麦浪的诱惑一望无垠
无数水车吱吱作响，无数优美的歌谣
从远古传下，却依然年轻
我是从哪里来就是要回哪里去
田园的忧郁，挟桑花的忧郁，象阵阵夏天的微雨
溅起五光十色的愿望，而且我要把我的祭祀

奉献给谁呢？当那些山洞里的壁画
震颤我的血液，太阳一样
使我的身体山峰隆起，健壮而辉煌
我是从哪里来就要回哪里去
为了家乡的姑娘，她一直在等着我
我想起我抚摸过她的采摘野花的手
常春藤的手，忠诚和质朴从我指间流出
又是黄昏，我想起她在青色的山岗上长望
鸽子从那边飞来，一声声结满问候
我是从那里来就要回哪里去
我的命运连接着祖先迁陟的道路
连接着木屋，第一缕饮烟在那里飘起
一朵朵红色的云，红得象血，象一个理想
在我的头顶闪耀，那是一片只属于我的天空

而且我的神往是东方的神往
是黄金相打的魅力，神秘而迷人
无数双手而且只能是无数双手雕塑早晨
雕塑创造和美，那两两在上的倒象
撒下博大的抚爱，鹰群向西边飞去
带着一个个箴言和我的祝福
带着一个个箴言和我的祝福

等于枯的河流故道
重新吹过润湿的南风
我是从哪里来就要回哪里去
每一块石头我都认识，每一个故事
已经在风中变得葱绿并且成熟

第 3 首

我时时都在作着诗的沉思
美的沉思。因为我不知道
那些神采飞扬的文字是怎样骑上鹰的翅膀
自由自在。那些老人们为什么默默地翻着
一本发黄的年历而且我失去了你就感到孤独
那一年在海边一片片远去的帆上那些蔚蓝色
真美啊有时候我也会这么说但我还是不知道
深邃的天空里我的沉思有多大的空间并且
是不是也要象星星那样闪闪发光

我热爱早晨
和太阳下的风
我骄傲的是
我的血管里

淌着太阳的血液

我骄傲的是我正在寻找着那把亮闪闪的金钥匙
来解开一朵朵莲花的谜那些吉祥
或者不吉祥的云朵和证兆
投下一片片象女巫预言象东方的丛林一样
神秘的阴影在那些河流和道路上
于是祖先们世世代代的形象就走进许许多多
不可解释的传说但是我要知道那些
和我的手臂一样真实的山的面貌土地的面貌
如象我要知道我的性格是怎样地
奔放不羁勤劳勇敢而且我要知道
我是怎样诞生又是怎样为了爱情和自由
在苍穹上写下我的名字——当黄昏来了
我是怎样在一片夕光里
看着夕阳以外的孩子们在草坡上嬉戏然后风
来来去去传颂我的故事但是我要知道
这全部的真实如象知道我的沉思

这些沉思
是喜碎是太阳奔腾的马车
驶过一个世纪又一个世

荒原一样的心灵
这些沉思
是洪水是神圣的野火
南风缓缓吹过，只留下美
只留下美
这些沉思
是梦一样飘逸的青鸟
在梦一样深深的山谷
在我热爱的早晨
和种子一起歌唱
我骄傲的是我的生命已经开始并且必将更加壮烈
象一排排海浪、一丛丛森林、一面面龙的旗帜
面对这即将到来的夏天，难道你不是也在憧憬吗
我的女儿，我的鸽子一样美丽的女儿们
在一个晚上，风溢满桃花的清凉和芬芳
一阵阵月光的丁当将带来天边外的消息
带来一个个微言，一只只童话一样的眼睛
呈现鸟儿青色的羽毛和成熟的果子
我的女儿，难道你不是也在憧憬吗
那些清脆的拼子声是你摇蓝的岁月
是我许下的诺言，在我吻着你柔嫩的面颊时我说
它们就要来了，我的女儿，它们就要来了

那些沙沙作响的竹林也是这样说，它们就要来了

曾经多少次我的沉思
在阳光倾斜的山坡上崩跳着
我热情的唇吻着土地象吻着爱人的胸膛
曾经多少次地一个高原的牧羊人唱起忧伤的歌
倾诉他的百年孤独和苍凉的心境而我
却在那破碎如星光如四月雨点的歌声中
窥到了树丛后面正在聚集的力量
和真正的美一千只推动爱情推动独木舟的手
也在推动着河湾上吱吱作响的旧水车
一千年地旋转而瓜棚豆架下的老人和孩子们
却一次又一次地讲着那些早已过去的故事

第 4 首

那么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在我走向一片广阔后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祭祀结束了，欢呼狼藉，篝火还在烧着
无数经幡，无数心，震荡在密林
一道道不可解释的咒语简繁欲望和树木

岩石的额头乌云般隆起，苍凉而深沉
这就是你留给我的吗？我的祖先
洞壁上的辉煌，是那些未干的油彩抹的吗
那么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当那些颂歌在那面的山峰唱起
那些隐隐的鼓声没有告别还是那样熟悉
我的粗犷的兄弟们走了，那么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我的粗犷的兄弟们走了，只留下空旷
只留下泪水浸透的天空，痛苦一样深沉
一次次造山运动隔断海的神往
把十个太阳的传说推向遥远并且陌生
从此我开始孤独，开始想念着
那些青春的岁月
我知道那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
只属于土地
只有土地那谁也击不败的手紧紧拉着我
从无数个黄昏到黎明，无数个黑夜
向我围陇，冲击着、挤压着
我被一万次地吞噬又一万次地新生
为了今天而且仅仅是为了今天
现在夏天的太阳向我展开，一团团火的莲花

投射在草坪上，我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们
正在什么也不知道地嬉戏和跳舞

那么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在我走向一片广阔后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波浪汹涌着，东方的海岸，无比空旷主宰沉思
主宰爱情，我唯一的寄托和理想
海鸥们飞过来又飞过去，交织谜一样的永恒
陨石的天空，瓦蓝的天空，牺牲般崇高
那么我的道路在哪里呢？一次又一次地
粉红色的流星雨从梦中掠过，女巫们喃喃着
谁也听不懂的预言

——那么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这么空旷的世界，这么广阔的世界，只有风
在那边走着，象一个永不屈服的男人

一次又一次地，岩石的线条
劈过无限起伏的高原，葱绿的
草地和羊群，穹庐笼盖，湖泊的心
笛声吹起，月光泛起波纹，眼泪涌出
这就是你么？我夜夜遥想的牧羊女

你纯洁的、深沉的哀伤，就是那些远古的神往吗
就是那些岁月的渴望吗？那些没有成熟的果子
在这个早晨，我要摘一朵花送你，我要让你美丽

那么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钟声响起，暮色苍茫，倦鸟归林了
你们还在那边歌唱么？我的粗犷的兄弟
是什么隔绝了我们，使我不能和你们在一起
忍受那些无休无止的咀咒，忍受一朵朵百合花的血
潮湿荒野，无边的孤独，无边的孤独
海没有火

这么广阔的世界
这么空旷的世界
那么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我的心将同那一片叶脉上的晨雨物合呢
那一块石壁
将再现祖先们的梦想——那也是我的梦想啊
然后我要找到你们
在那些刀耕火种的山谷里，那些纯洁的
三叶草的愿望能够使我平静吗

·赵 野·

一 个 汉 子

·翔·

一个汉子，抽着烟。
皮肤呈青铜色，既坚硬却表面柔软；
望着田野尽头，山坡边混和的云块。

这麦田是纯粹的黄，
麦杆又负沉重，
弯着细细的腰杆，一言不发。

这点了火的土地，深红色的潮石头；
与粘合在它上面的小巧的柏树。
我闭上眼就能想起。
象两支粗壮的手抱着这树皮粗糙的东西。
汗水顺你的两颊流下，
你仍睁着眼睛，嘴张着，喘着气。
挑着玉米，在黄柏树下仃歇。

让你的女人去上山割草，
你的孩子睡在垫有谷草的匡子里。
而现在你在想去年十月那成熟的季节：
牛粪那潮湿的气味，兰色天空在木板房上；
折下麦草吸着气，
你躺在谷草堆里，几乎被稻草掩埋。

1982年7月1日

讲个故事吧

·翔·

讲个故事吧！
讲一讲麦浪伏山野飘动，
金色的，纯属奔放和愉快；
榆树下阵风吹来，
那沙沙声，那细小叶片，
你的孤独和飘散的头发。

讲一讲炉火熄了，
我们仍围着炉旁轻声交谈。
大雨又怎样把麻雀的家一个又一个毁掉。
还有那月光下寂静的瓦房、树枝和水洼
和一片又一片内心重叠的阴影。

讲一讲做爱和欢乐；
沥清路和打了霜的草。
我踢着石子回家，悠闲地
享受尽了胜利。

讲一讲吧，那许多眼睛，
清晨因雾气而润红的脸庞，
孤独了一年又一年的山谷，
南方原野上那红色大石头。

1983年3月11日

去年夏天，那彩色的玻璃

·翔·

去年夏天，那彩色的玻璃。
整个街道和天空变成褐色，
昏昏暗暗。
在这僻避的小巷中跌跌撞撞，
迷路，找不到我所找的门牌号码。

去年夏天，那彩色的玻璃。
候车室那使人窒息的烟酒味，
躺在坐椅上等待那决不会来的火车。

去年夏天，那彩色的玻璃。
我想起笛声、右舷摇船的人：
沙滩上，发烫的沙拉戏谑地
跟着风把我追逐。

去年夏天，那日历表翻过一页又一页。
玻璃把太阳光折射。
日记记下了这一天。
这就是我的主题。

1982年5月17日

偶　像

·牛荒·

细雨连绵
仃了
天是脚下石板的颜色
寂静
寂静不怪我们
我们穿的是布鞋

那是一个仃滞不前的傍晚
凉风在吹着不出声的小调
没人和我们告别
我们却有离乡的幻觉

这是一个不容有爱的
爱情充斥的四维空间
你我相互吸吮
感受着浪漫的恐怖
和恐怖的安慰

这是活于公元前的

抽象的美学

只有在梦里才象

初熟的苹果一样

具体

我一天天衰老

你一天天年轻

另一种回归

·郑欣·

在童年的青草湖上

失落了父亲的双桨

墨绿色的湖水眨着眼

嘲笑我们的怅惘

褐色的彼岸调皮地与

细浪嬉戏，而暮云使

我们陷入幽幽的梦境

当我们听完了松岗的低鸣

与青蛙的合唱

就着灰朦的月光观赏了紫云英的体操

与兰花的舞蹈

黑夜就落下了
或许，我们还可以玩笑地用
纤弱的小手浅拍着湖水
为了唤醒那深不可测的故事。

可是，我们不能让幽深的湖水泡烂
散发木质清香的小船，或者任微不足道
的风吹送我们回到启航的矿石滩
我们得走呀
即使对面的岛上只有枯死的野草
与它们的墓志铭
即使素白的紫荆花瓣已飘入
因年深日久而发臭的泥淖里
为了尝期望那紫红色根茎甜涩的浆汁
为了五月的合欢的新生
为了洗去失掉双桨的悲哀，
让我们用手划吧！

（只有在东方的土地上
我们才能安睡）

悼亡

——你死在印红十字的病床上
在玉兰花还没有凋谢的时候

·唐亚萍·

如果那朵玉兰花注定要凋谢
我就不乞求风只是微微地吹
我将在你的病床前沉默
不问询，也不流泪

被子和床单印满红色的十字架
你的血把色彩涂得更深厚
癌细胞吞噬了你泛白的梦
无影灯下，姑娘，不觉得孤独吗
在没有影子的世界里
一切更真实得可怕

只剩下骨头了，你知道会死的
耐心地用炭笔在日历上一页一页划十字
让昨天背着十字架
今天背着十字架
明天也背着十字架

没有伤口，血从什么地方流逝
是命运喘粗气时蒸发了吧
你平静地躺在那里　死神的谜团里
躺在有十字架的床单上
盖着有十字架的被子
一切来探望的人在给你最后的折磨
你从那些满面哀怜的愁容上
看到的是红润的光泽

多闻闻这些鲜花吧
这三月里洁白的玉兰花
在灵魂长眠的时候
一切花都是纸做的

多听听这些鸟儿的叫声吧
这三月里布谷的歌唱
在灵魂永远静寂的时候
一切声音都是鬼话

黑暗使人恐惧，恐惧使人闭上眼睛
一层更深一层的恐惧，一层更深一层的黑暗
而眼帘是单薄的，挡不住黑暗的单薄

如果那朵玉兰花注定要凋谢
我就不乞求风只是微微地吹
我将在你的灵床前沉默
不流一滴泪水，也不道那声告别

透视：工·S

·庶往·

天真无限地开拓
在密林深处仃滞
并结成罪恶和撕杀
你是地狱豢养的豺狼
折断天穹装满的童话
和海的尽头未知的零点
残杀了我和我的村民们
在海岛上沉积的温柔

（残忍迫使我的村民走向兴安岭
穴居并幻想星外之光
我不愿低头于愚昧
被血卑劣地钉在沼泽地
对射的两条力线的交点上
流浪　孤独般走向荒原

雕刻由我组成的画
和长矛
你踉跄地进入狗洞
——天光出现了）

残恒不屈地弯折
在两岛之间出现了
现形的凶煞
吞没渔船和直立的人
黑鲔鱼次生的杉树和苦难
痛杀红色仙人球不成功的进取
我和我的秉性从高山顶摔下
变成化石
向世界证明
我被侮辱
成为驯良的宣言

（一只乳白色的鸽子跌入群雕
凝固成猎人击中的笑声
慰籍赶来吊丧的人群
我成为其中被遗忘的香火
享受着冰冷的冬天
推测着在教堂的制高点
接受洗礼
坟墓勇敢的饯行
——只是为了我）

城　　墙

·北　望·

2·　　1·

这条路并不可绕

死水的壕沟
泡着绝情者的留恋
城墙　无表情注视前方
玫瑰色的云朵拥挤中间这里就开
开始了一天的浪漫

这条路并不可绕

摸园的门洞
空空荡荡
纵横处那些建筑物
在两排塔形柏树的中央
这个黎明没有早起的人

这条路并不可疑
牵着漫长的尾巴
车队响着声音进入城市

这宽广的城墙使人想起先驱者的背影
挡住了东方初露的光芒

这条路并不可疑

2·

而城墙感到的只是护城河岸的茅草
象巨大的战士
埋伏时隆起粗壮的肩膀
并非爱情使我发现
我费很多时间始终酝酿不出悲伤的气氛
正午的强光
使我满意
又开腿站在门洞口
让风更快地通过
城市显得这样小而可爱
城墙仍然高大而城墙能感到的
只是在风中抖动的茅草
我很赞赏自己的姿式
而我希望的是能看到撑阳伞的女人
从我身边走过

3、

我简直想告诉你们

我其实真心爱着你们

这些男人和女人　老人和儿童

始终让我操心

让我再一次从城墙上观看你们

我感到激动

一个男人的脸很象这城墙斜壁的颜色

走路的动作就象我给他作过示范

4、

在这些弹丸里生长出一株株植物

叫不出名字但肯定不是芭茅草

城墙表面潮湿

生了锈的沙石头有重重的水渍

晚钟之后

城墙外时而有狗叫但很遥远

这疲倦的时刻天空阴暗

回忆陷入们滞而我

还是希望找到爱人

我最希望她围着围巾在城墙脚等我

渾身发白而我正好没有回来

5、

有时城墙的颜色很奇怪犹象我的眼睛

6、

我断定

城墙使所有的人们产生爱情

而并非想到烽火台那波烟

和北方的战争

在雪夜

真象是一个世界

很多小屋子里伸出神智而又柔和的光线

投到城墙上那块大黑斑

是我傍晚坐得久了

留下的体温的痕迹

思想者W k

·牛荒·

思想者W k穿雨鞋散步在沙滩尤如
大地在他脚下走动，团团烟雾在面前扑打
不冷不热不轻不重。沙滩边也许是海也许
是河也许是殒骨也许是古堡也许是沙滩
思想者W k垂下烟头在书屋里冷眼旁观
着思想者W k在沙滩上散步。沙滩上空
也许是海鸟也许是乌鸦也许是蚂蚁但一定是文字
永远垒不完的砂堆从来就没有人垒它互
相嘲笑互相残杀。小人物在上面跑来跑去
拼命繁殖苦心经营都戴着假面具
真理在这里是开玩笑而且正而八经尤如
蚁王领着蚂蚁走进火堆呼吸作响
孤独的人是孤独的思想就象教堂里的
乞丐和上帝一起吃着闲饭
一幅伟大的油画被吸毁小人物
遗憾得自杀而画家不屑一顾
思想者W k发现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却发现他祖父的祖父
剥窃了它而且一文不值
他痛苦不堪却为痛苦披了一件黑纱回到屋里
锁上门而且知道他还会开了门走出来
思想者W k在沙滩上散步生来如此死了也这样

叨着夕阳的狼　（散文诗）

——电视片《人和大地·狼》观后

·敬穷·

而在人的世界上，真有不如狼的精神？……

——题　记

黄昏，夕阳。

辉煌的天穹下。

宽广、舒畅的大地胸膛上，毛绒绒的嫩草地中，一簇簇雪白雪白的羊咏动着，婉若碎落的云被清风妩媚的手轻轻掀起……

啊，凶残的目光！

狼！

无形的贪婪晃动在羊群里，舌伸长着，舔，卷。突然，灰色的身影从荆棘里窜出，扑——直直地向一只小羊。

草上，团团雪白飘，落。血，喷洒……草地涂满恐惧。

敏捷地，灰色叨——白色，滴，红色，消失……

地上，留下一串罪行。

痉挛了。风。夕阳似乎也被狼叨走，墨色的夜，疾然垂降。

寒风。荒野里，流浪，狼。

沉静地低着头。饥饿，哀愁，无可奈何地呼吸。回恋着无羁的岁月，消遥的生活……

天空中有一只兀鹰盘旋而来。老灰狼抬抬头，惊！奔回巢穴。

一只小狼，它的孩子，饿死了。

默默地，老狼伫立着许久，许久。终于，狼爪刨，狠狠地。一个小坑。

兀鹰怨恨的鸣叫，遗憾。拍去翅膀。

“呼，呼，”枪声！

黄昏的沉寂，划破了。夕阳从天幕中跌了出来。惊惶的空气。

预感到了末日。生命的欲望，激动。狼逃跑了，不紧不慢。

猎人被引向远处。

狼向着夕阳奔去。苦苦的。酸酸的，眼睛湿润了。模模糊糊地。小狼急亲吃光叫唤。骚动……

狼窝里，几条小狼正酣酣地，安静地睡眠。这不知自己何种的小生命，享受着母亲伟大的爱情！母亲生命的恩情……

老狼含着夕阳近了。泪光中，夕阳渐渐放大，灿烂逼人。被度的哀伤与可怜的宽慰中。狼叼住了夕阳，叼住滴血的心。轻轻，狠狠。锋利的牙。

血雾。空气中弥漫。老狼缓缓的动作映在极其美丽的浑红之中，它灰色的身躯也红了。

饥饿，孤寂。小狼急醒了。

“呖呖，呖呖。”

抽动着的狼。在血红中，缓缓地。

叨着夕阳，精疲力尽，叨着夕阳……

猎人。

脚步。声音。猎枪。眼睛。

矫健。铿锵。上膛。敏锐……

雪　一个童话

王玮

北方拓荒的人们诉说着一个白色的太阳

于是，淡色的黄昏又交代了一些黑色的乡愁

昨天，雪地，父亲，追逐了

雪狐，寄居的那个和雪一样的冷寞的村落

森林，为什么？今夜

又奏起一段蓝色的船歌

圣诞，星星，雪 [illegible]

早已瑟缩于孩子。艺南的星宿附近

牧羊人的号角，吹起了

一个太瘦弱的月儿

安慰了，一个刚出嫁的浅色月影

或许，雪夜仅仅是为了一个被凝固的叹息

母亲就追忆了一段雪囤被黄昏的凝静

绿色小屋子

小谷

这不是梦
这只是下雪了

你从绿色小屋里走出
星星乘着一片片雪花[illegible]
燃起一堆热情的篝火

不远的树林，枝叶上也挂满了雪夜
你说，屋子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童话
于是，过了很久很久，篝火悄悄睡着了

小屋子的绿色褪了，过了很久
很久，雪还在下着

回声，那一天

小谷

石头石，沙滩
那一天，那一天
两行小小的脚印

假依着送给遥远

哦，还有一声遥远的

启航的汽笛呢

浸透了那一张挥别的白手绢

街灯，树影

那一天，那一天

家家户户都沉默了

下弦月锁住的夜晚

在脚下颤动，微微地

象是有谁想说，却又悄然

哦，那一天，那一天

故　　乡

晓汝

麦茬开始布置的迷阵漫延到你的微笑

一个拾麦穗的少女和山岗

颠颠微微地准备嫁装和小辈，直到村口

又轻轻地躲过累累的水渠留下[illegible]

一层层刚落的盐碱和分娩时的金属

依然刻画着你的额头，没着美的象征
茅屋上窜起的炊烟仍然标高
一个村庄的存在和深绿的歌谣
慢慢流过陶醉黑暗的竹林，任凭
六月的阳光
在青石板上深深勾画残酷现实
等到黄昏一起放羊的孩子用脑脏的手
碰到屋里的唯一的那个瓷器
象苍老的传统样的嘴唇吸着残片的光泽
迎来了南方最尖锐的狗叫

如同干瘦的手臂来起的
腐朽的水车
　动着长河中沉积的初春的信息
有着发亮指甲的手向你展开道路
从山连到山巅的欲望被套上如钱和光
不是仅仅提醒着发臭的草垛里的情性
而是广阔的田野里稻草人一样摇动晴空
凝[illegible]
从[illegible]上[illegible]成份中分[illegible]
一滴一滴[illegible]
在油灯中跳动着一个秋收的希望

2 ·

古铜色的肤色在篝火的映照下

象黄昏更加倾斜的天空

发出的最为神经的灼灼的野性的火焰

　　鹰狂暴地向你倾泻耻辱

抓你，咬你

成为没有灵魂的偶像

连熟悉森林的常春藤也贪婪地从月夜

缠绵过黎明

一圈一圈地过渡颜色和机

古老的树干一样有着深深的裂纹

的粗壮的手

从粘稠的灰黄的空气中无力垂下

插进那还有温暖的红墙，[illegible]地

潜过了深沉的爱，孩子们青金苹果的笑声

反映到一个个拓片的躯体上

古井里为明天准备的血液

已经被初恋的少女打起，[illegible]子花一样　[illegible]

同泥墙一样宽厚的胸膛

阻断了天空和北方的寒流

让岩石压在暴筋的[illegible]青的肌肉

震[illegible]你，压迫你

成为山的一种性格

从头上滑过的夕阳
不是幽谷中温情的再现

向日葵，那不成熟的太阳
屈服地转向阳光的辉
无情地抛弃你，慰籍你的
是载着果实的乌蓬船和虔诚
被囚禁在你的世界
充实你的空虚，摘下淡淡野花

松树林中堆起的那堆
黑的发亮的木炭和渴望
捕捉你微微发出的体温，而让风
卷起茅屋前那萎缩的身影
千古的贴地草和如云的绿荫
如女性柔软的腰缠绕
吸你的血液

也许那松林旁的空旷地不能容纳
那灵柩，洞向长长的山径
也许远方的野草香味永远传递
一个湖石的破碎

一种怕着，一种思考

请用被血淋淋的心擦亮的长剑

去砍碎，去追逐

从历史向你铺展的网和天空

因宁静中包括了骚动

却不能稳定古庙的钟摆和遥远

每一声少女的叹息

每一条时断时续的小溪

都被宠爱，你的旁歌和时间

化成冷漠的群星

不能表达你的痛苦

人的一天

向永生

一天开始了　海水疲倦了　翻腾潜在
天空在变化和愉快而钟声准备敲响
　让一圈圈扩张的微微金黄的圈奔向你所在的
　平静了的依然发烫的是心
是的，清晨是定点
声波也象你一石击起的水波
　向未开垦的水域　四外的水草和岸
　岸上的村　村上的夕阳
　幅射　感染　轻轻摇晃
　脚步象虞美人根下的泥土
开动你昨天沉重过的眼皮
　和风绿柳逗不起你的快感
你象异地的列车忙碌着呼吸
　玄色的裂纹时常爬上你的指头
山洞般你的胸口进出着四季风
心上有支红枫叶
没有露水的红枫叶被浓云遮没
揭开那阴凉的石犇
山区的故事便接踵而来

见到一面红布眼光就在
想象中比风车转得还快

一天开始了
那个钟点
因为你我都意想不到
那个钟点……

浅　草

沙亚瑟

这里是茵茵的一片
半坡浅草
村里的小河在那边
蜻蜓、河蛙、水珠儿飞溅
还有吸烈叫唤的野鸽，尽是些
热闹
我也爱热闹，想踏足瞎瞎
薄薄的绿色染遍了眼帘
再也洗不掉
这不是河中的水藻
茵茵的一片
半坡浅草

1983, 2

蝴蝶的花衣

李从国

你畅饮花儿神圣的露
妮紫嫣红溶尽轻飘的你
是你饮花
还是花饮你？
轻荡嫩绿的梢
掰开花蕾紧抱的情
扯一匹神圣的谜底
纯洁的花瓣儿
早益起朵朵动人的早
染红了
洁白的双翅
难怪你的花衣那么美
原来倒映着一个春

印第安人

翔

大麦生长了，
柏树在山坡上象燃烧的火。
这路也够糟了，
马路上尽是石子，我选择了路道边有绿草的路

编集的花木

李从周

你熟悉花儿种在你的窗

发表爆红诗名轻飘的件

是件欣花

还是花欣件？

若欲燃烧的情

新开花营养治的青

他一匡种在的雅趣

给为的花婷儿

早经起来动人的早

来过了

没白的双鸽

爱你的花太那么美

原来自的第一个春

的 第 乡 人

大走生头了。

相树在山坡上发燃烧的火。

这路必够精了。

马路上尘是石子。 他选择了路边有绿草的路

你就这样，
穿一件粗布衣服，
棕色的皮肤使我想起印第安人，
厚厚的嘴唇，延沫四飞，
给我讲述在外面的经历，带着自豪感，
我躺在一块石头上，后面是一棵树，
这天空就像微微烧红的生铁。

你仿在那儿吗？短短的平头，仿佛削平的脸，
赤着脚，走在红色的石谷子上，
让你的孩子拿着比他大得多的筐子，
到后面山坎的玉米地里去。

1982、6、21

男　　子

翔

枫树林、长江、在雨中快要脱落的靴子。
你明明知道　不应该来，
却为何在雨下，撑着伞来敲我的门？

五月，温和的阳光又赋予这大地，
新的露珠和花瓣，
经历了漫长游荡后，一个汉子，
肩上搭着衣服，

坐在铁轨上歇息。

天空。厚重的天空。
黑色的鸟。在天空上象黑色的云烟。
两牛懒散地向牧场走去。

北方寒冷的风暴把风衣吹散，
欧歌地寻找木板房。

82、7、5

到海边去

闲　梦

我
说我要离开你
头也不回
合上那页软巴巴的日记。
在远方
　　拉开了浙蓝的幕色
　　把夕阳扫进黑色的垃圾箱。
让暗夜消退快乐的黄昏
完结一次注定要失落的早晨。
走。
到海边去。
黄昏的风吹透黎明

星星也不愿再流泪。
可
是——
你并不说话
微笑的一瞥惶惑了我的决心。
走就走吧，
踏着祝福一样平和的脚步，
到远方去。
你
微笑着摇摇头，
　　因为我说要离开你。
既然没有沉船的决心，
那么
把蔚蓝色画在帆布上吧。
你知道我并不能离开你。
栽上一朵伞花
沿着旅途发芽。
　　因为我说要到海边去。
昨夜滚过阵雷
举起雨伞
把泪水挡在外面。
　　不要湿透了我的梦

因为我说
要离开你
到海边去。

野　　岛

胡晓波

海水浸蚀你从四面茫茫中　海岭便见证
沸腾的岩浆冷却后沉重而漂渺的遗言铸成你
海石所不能窒息而始终希望看到正在下沉的夕阳
幻想那丛生的珊瑚拽拉着一道浅浅的波浪
以及紧紧贴着骨骸的海藻还深恋那次暖流
海鸥所扭动留下的回顾并非你明白但仍然轰鸣回
野岛上滋生的是苦涩的小夜曲。有兰花吗
特别是在夜霭中显出灯塔一天中最后的秋波
三角帆和红汽球仍然在想象中
你却怕看见那属于彩色的向你跑来的赤脚的小姑
是在一个早熟的夏日，红木林折射在天空
幽灵一样诱惑我踏过滚烫的鹅卵石
以我的吻和伤口汲尽你吧而没有哭泣
预示着一个同一个的相遇，而沙丘掩盖不了
并列着在正午所留下的未孵化的生命和罪孽
我摇动你和你牵动的一串串列岛
被风化的石块和干燥的断茎草草地拼成一个梦
截石，在囚犯痉挛的身体上出现没有血迹　我的
象一个历史不停地翻动着你，显得懒洋洋的
信天翁扑扑地离开皱巴巴的额头沙砾也掀动

我的心灵再现是野岛而且是原型
桅杆在海的荒地上便是立立的墓碑 而波浪
却不能成为你喜欢的小兰花去点缀寂寞深深消失
野岛蠕动着以沉默同大海交换了一个迷人的装饰
我 一个重重的十字架别在你突起的胸脯而惊起风鸟
只有海草目睹了一切。默默忍受了并没有作出最后的陈述
失重的沙子在干裂的手上集聚松散从指缝间飘下风景
犹如一叶书签夹在天空和海石之间。说明历史
已经翻到这一页

无 题

北 望

既使最富有个性的姑娘也应该明
白男性的爱并不比少女之心更容
易捉摸当你休克或者你永远也不
会休克而是在你某一次醒来你会
感到新奇这个世界变了。而更重
要的是你自己变了——题记

这个夏天是如此空洞

没有风
如果没有汽车的引擎声
将使人忘记生命
忘记生命的烦燥
就象世界的中央立着高炉

而沸油的锅遍布在周围
房屋变得矮小以致红色的大山
在最热烈的一天显出趾高气扬
羊群和狗尾巴花在枯萎的季节
再也流不出眼泪
再也流不出渴望和悔恨临近窒息
这八月的干旱依旧使大地裸露

我的心并不沉重

而少女设想的男人
敲门的声音极大
所以我只好走了在这里我显得软弱
而且那湖口的汽笛催促我
芭茅草的背影和一缕荒凉的烟
拦腰斩断的烟悬在半空具有危机感
我想到往日的迷惘在那昏暗的小巷
独行所感受的孤独中的平静

现在我得远离大家钻进陌生的面孔群里
尽可能乘那使人困倦的火车在夜晚
盯着窗外死寂的原野到一个小站下车
只有我一人下车肩上搭着
我始终不愿扔掉的旧挎包就在站台上
来回走动当火车裹着浓厚的烟雾
离开我可能想起父亲
他那病很危险但决不意味着我要回去

尽管在那里也需要我也有遥爱和支
以及更加新奇的烦躁

把你的灰帽子塞进皮箱上面放书
我的信放在最上层把盖子鼓起来
但是你的抽搐并不意味着寒冷
炉子是熄了里面尽是黑石头而我的脑袋
贴紧窗户玻璃观察你感到亲切

就是说我每一次出现就使你感到新鲜而我
每一次见你都在作最后的诀别变幻着方向
我想方设法最温和的时刻
不加掩饰地走向你让所有的人忘掉严峻
忘记你的誓言和不可捉摸的秋天那湖中的
游泳我的吉他装满了水怪声怪调
而大家都笑得那样放肆

而且我走的时候我搭着我始终没有扔掉的
挎包走的时候我感到痛心
我感到痛心的并活但随之而来的
将是谁也不能享受的失望和乐趣
我去河堤上散步把几个小石头踢到
最危险的边缘。我知道，每一个时刻
都要作出牺牲并且毫无怨言